

# 被淡忘的民国奇女子，培养了一代新儒家硕学

杜维明、郭齐勇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2018-11-30

**导读：**本期，我们特在唐君毅专题中另辟一子系列，分两期推出杜维明、郭齐勇、杨儒宾、张祥龙四先生为唐君毅母亲陈卓仙《思复堂遗诗》所作的序言。此期我们先推送杜维明与郭齐勇先生所写序言。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言志，诗本于性情，是性情不容己的自然流露。儒家向来重视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中敦风化俗、涵咏情性、感发情志、和睦人伦。马一浮说《诗》教之仁可以统摄六经，这是因为人心（仁心）是活泼泼的、感之即通、触之即兴的真诚恻怛的本心。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儒家特重诗教，一言以蔽之，以思无邪之旨安顿性情，在莽苍无常的森然万象中建立价值的执着与坚守。从陈卓仙《思复堂遗诗》中能看到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心性工夫儒学的具身化实践，成道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如实的落实，在人伦世界中如实的呈现。



唐君毅母亲陈太夫人像

陈太夫人，名大任，字卓仙，其父陈勉之是蜀中名士，先后任教于成都淑行女子师范及宜宾女师。唐君毅父亲唐迪风中年病逝，陈卓仙终身守志抚幼，撑持家庭，奔波劳瘁，甘苦食淡。唐君毅与弟弟诸人均有贤德，立身无愧，几十年天各一方而骨肉之情一体无间，皆拜父母遗泽所赐。

1949年，唐君毅与母亲生离泣别，称世乱方亟，今后行无定所，“唯以发扬中华文教为旨归，望勿以儿为念”。母亲答曰：“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则亦任汝之所之矣”。如此母仪孺慕之情，发乎天然而植根民族命运，可谓“天之未丧斯文”，外力不能撼动。

唐君毅五十岁生日时，陈卓仙满怀爱怜，憾山川睽违，只能遥望南天，写下《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

融融冬日，暖如春昼。漠漠大地，孕育灵秀。

吾儿降生，一元初透。东君与立，旧岁告休。  
恭元春喜，贺粥米酒。煌煌华堂，宴集亲友。  
敬献鲜花，旋奉佛手。烛燃龙凤，香喷金兽。  
爆竹于庭，磬鼓三奏。肃肃威仪，依次荐羞。  
童稚欢腾，玩狮舞虬。儿生逢辰，因缘巧遘。  
纷其内美，得天独厚。名儿曰毅，坚尔信受。  
浴儿芳香，衣儿文绣。重以修能，人天共佑。  
勤斯敏斯，匪伊邂逅。三岁免怀，忘其美丑。  
喜弄文墨，凡百好求。趋庭问字，意义必究。  
憨态孜孜，恐落人后。阿舅笑曰，此儿似猴。  
爰及于今，五十春秋。际此初度，莫负良由。  
欢携稚子，偕同佳偶。幸得英才，便邀朋俦。  
相与挈壶，载越层邱。太平山顶，碧草油油。  
海湾环抱，跨海东头。席地闲谈，弦管悠悠。  
生生之意，绿通平畴。勉哉吾儿，厥德允攸。  
儿虽五十，面容尚幼。再过五十，母为儿寿。

上个世纪 40 年代，在香港教书的唐君毅，在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购买了一个单元，以备日后迎母亲伺养。所买单元，特意选择了 E2，因为与他母亲用四川话称呼他“毅儿”同音，想来母亲一定会高兴。1964 年，母亲于苏州去世的消息传到香港，56 岁的唐君毅闻讯嚎啕大哭，不能自己，令在场的牟宗三先生无言相慰。



左起：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該宣言標志著海外新儒學的真正崛起，同時意味著中國儒學的現代轉化進入新的階段。

1972年，唐君毅二妹唐至中手抄母親三百余首遺詩，輾轉寄港。翌年唐君毅以父所題《思復堂遺詩》出版。在“編後記”中寫道：“吾母一生勞瘁，奔波道途，其事雖只為一家，吾亦日久漸忘，然其情之所及，志之所存，則不限一家。母親慈祥凱悌之懷，即事之閑情佳趣，及山川風物之思，家國世道之感，德音如聞，慈暉宛在。”“吾稍知學問，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願吾為學，偏尚知解。及今念已垂老，方漸知詩禮樂之教，為教之至極。”

以上文字選自王康《東去江聲流汨汨，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 《思復堂遺詩》杜維明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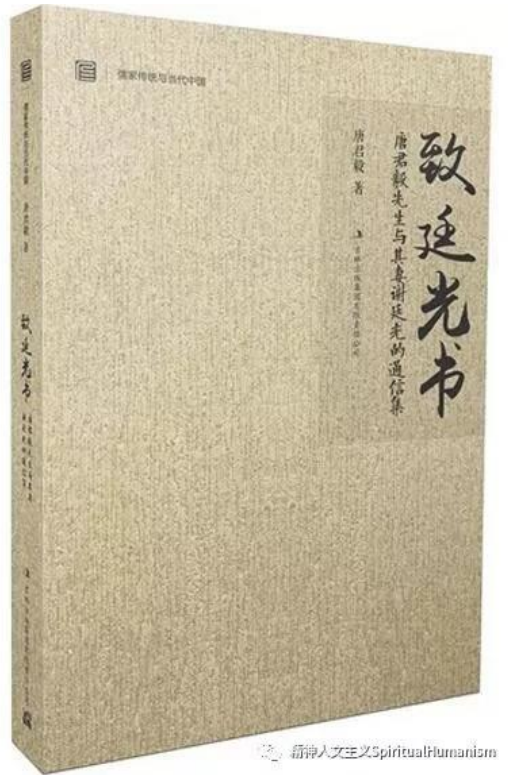
陳卓仙前輩的詩集《思復堂遺詩》是中國詩教傳統的具體化。中國性情之教的大傳統在養人、成人，剛剛結束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學以成人”即回應了這個傳統。我們現在在一位女性身上，一位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祖母、學生、教師、主婦的女性而同時又絕不失其獨立的人格與澄明的存在的女性的筆下，鮮活而現量的看到了。這是中國傳統儒學、尤其是心性工夫儒學的令人驚喜的個案，成道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如實的落實，在人倫世界中如實的呈現。

《思復堂遺詩》繼承了中國詩教最好的傳統，庸庸穆穆、溫柔敦厚，教之極則。詩人有陶淵明的曠達飄逸、風骨卓越，也有杜甫的關切物理，悲憤民生，難怪歐陽竟無在題詞中稱道詩人能在“悲天憫人”中同時不失“樂天知命”。歐陽竟無和熊十力兩位先生論人都極嚴格，批評性很強，不輕易許人，但前者能以“奇女子”許之，後者更在老人的香港葬禮上以“好學好思宗往聖”之語弔念之。二人皆認為她的美德足以上齊鄒母，比較陶母、歐母，甚至還要難得。

唐先生擁有如此至德至性的母親，彼此相遇於家庭，是唐君毅先生的福氣，也是唐太夫人的福氣。陳卓仙前輩在寫給女兒的家書當中，她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成德”、是“遁世無悶，道無加損”（箋注本，1949年秋冬致六女寧孺）；甚至在清貧寒素、“零米升升過一冬”（《除夕戲作》）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位母親也能夠“供奉纔完兒睡穩，布衣浣濯燦明霞。閑來展讀象山集，默默無言解得耶”（《臥病示諸兒》），這正是儒門心性之學的身體力行，在最平實的日常，體悟最高超的道理，是道的落實，道的落地生根。而對太夫人而言，擁有唐先生這樣的兒子正是她最大的驕傲，她對長子不僅充滿愛意、更是充滿敬意。除了“漠漠大地，孕育靈秀”的為母的喜悅之外，長子“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無咎”的德行的修為力道更讓她引為自豪（《為長子毅五旬生日作》、《代至、恂、慈、甯諸兒祝長兄壽》）。

唐迪風公生前並不享大名，一度思想還頗為激進，但在1920年代反身歸儒之後，卓爾自立，一時友朋中的英俊例如蒙文通、彭雲生、吳芳吉等並皆視為“真儒”“蜀中儒學之正”（《導讀》），歐陽竟無甚至稱為“古之徒”，可見其見地非凡。他英年早逝，家庭素無蓄積。太夫人與長子唐先生罹此遽變，仍能協力扶持子女弟弟一一成立，皆有完善的教育與人格的養成，至為難得。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迪風公生前播下善種善根，其後這些根種遂得發揚光大。唐氏家族的處夫婦之道乃是“道義相期”。這在唐迪風、陳卓仙夫婦，後來在唐君毅、謝廷光夫婦，表現得都相當突顯。唐家如實做到了家庭即道場，夫婦即道友，這是儒家“成夫婦，厚人倫，敦教化”傳統的如實體現。在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之際，經由《思復堂遺詩》的作品與作者，我們感受到傳統生活深湛的內涵與意義並不虛妄，值得我們認真反思與繼續挖掘。





“家庭即道场，夫妇即道友。”唐君毅与妻子谢廷光之间的爱情可谓哲学式爱情之典范，夫妻二人诗文酬唱，书信往还，哲思与情思交织，理智与诗意并发，琴瑟和鸣，相濡以沫，可谓佳话。

今年是唐君毅先生去世四十周年，也是“中國文化宣言”發表六十周年，《思復堂遺詩》能夠出版箋注單行本可謂躬逢其盛，來得其時，有利於其思想精華與詩歌藝術的流布發揚。這是對唐先生、也是對“中國文化宣言”最好的紀念與繼承。



故乡宜宾淳厚的樊道遗风和金沙江边的灵秀山水，给予唐君毅人格和性情最初的陶养。



## 《〈思复堂遗诗〉笺注本》郭齐勇序

唐君毅先生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仁者型的大哲学家，“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关于唐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写过几篇论文，在去年出版的拙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又有专章讨论他的道德自我、生命存在、三向九境，以及其文化哲学的价值与意义。唐先生具有悲悯意识，是一位开放型的儒家巨擘，充分尊重世界各文化、宗教传统，会通中外，融贯古今，尤为重视中华人文精神的诠释与弘扬。唐先生有崇高的人格，博大的胸襟，常常讲“德量”与“心量”。



唐君毅曾自谓，其一生思索写作，可以简化为两句话：大其心以涵万物，升其志以降神明。其阅读、撰述都高度专注，极为神速。写作时不眠不食，运思时观念风起云涌，有如天踪。援引先哲之言，往往只凭记忆，不惶查考，一日之间能逾数万字。唐氏思如泉涌，除其博闻强记，端赖其极为敏慧善感的心灵。

1988年12月，业师萧萑父先生与我同去香港法住学会出席首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萧老师让我关注唐先生所受的家教，于是我开始阅读《思复堂遗诗》。

萧老师1995年8月在宜宾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中，深论君毅先生所说作为思想动力的“乡土人文风教”，备赞君毅先生所受家学、家风、家教的陶冶，指出：“迪风先生和夫人陈大任女史（著名女诗人，有《思复堂遗诗》传世），以及他们所交往的蜀中学者群，乃是君毅自幼得以涵泳其中的乡土人文风教，也是使君毅童心中人格与智慧得以完美发育的多系灵根。”君毅先生10岁在成都入小学，启蒙老师萧中仑先生即以《庄子》中《逍遥游》《养生主》等篇作为国文教材来教他。中仑先生就是萑父老师的父亲，他与迪风（又名铁风）先生为讲友，都是蜀中高杰之士。他们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



唐君毅故乡宜宾，处天府之国，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司马相如、诸葛亮、陈寿、陈子昂、李白、杜甫、黄庭坚、苏轼、黄山谷、陆游皆曾流连忘返。唐君毅读小学时家居成都，南门外有祭奠诸葛亮的武侯祠，西门外有崇祀杜甫的杜甫草堂，东门外有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薛涛井及望江楼，北门外有佛寺昭觉寺，城外西南有道观二仙庵、青羊宫。

《思复堂遗诗》的作者陈卓仙是蜀中奇女子，她有丈夫唐迪风，又有名儿子唐君毅。超越一般妻以夫贵、母以子贵的俗见，平情而论，陈卓仙确实是卓尔不群的才女，又特别勤奋，在相夫教子、繁重家务之余，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在生活拮据，贫病交加，丈夫英年早逝的重重打击之下，她意志坚强，勇敢地撑起这个家，抚育五个孩子健康成长。贫困生活中相濡以沫的经历正是《遗诗》的背景，也是《遗诗》咏叹的内容。诗人伉俪的夫妇之道令人敬佩。他们亦夫妇亦师友，“道义相期”，达到儒家夫妇伦理的最高境界。诗篇中展示的诗人夫妇的爱情，彼此的爱、敬、容让、理解、体贴及生死不渝的情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诗人的悼亡诗文，患难夫妻的离别愁绪，真乃千古绝唱，可以与古代名篇媲美。

“雨露滋芳华，风雷历柔靡。”他们夫妇营造了温纯敦厚、勤劳孝友和严格要求、砥砺志节的家庭氛围，养育了君毅先生及其弟妹。迪风先生原来反传统，1920年发生思想转变。学界评论：“蜀中学问之正，未有过铁风者矣。”诗人说：迪风先生每言及孔孟学术垂绝，辄感慨歔歔，毅然以振起斯文自任，并以此教学子。他授课常常披肝裂肺，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诗人常为夫君抹泪。迪风先生尝对妻子说：“倘能唤醒一人，算一人。”

迪风与夫人曾经宽容理解青年君毅在西化狂潮影响下的反叛，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他。君毅先生经过自己的反省，自识自觉，回归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家教间接诱发了君毅中年“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文化悲愿。君毅先生一生喜欢志勤禅师的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诗人伟大的母爱和诗教感染了子孙。他们一家父母子女之道堪称楷模！尤其是作为丈夫早逝家庭的女主人，她的意志、品行更加关系到子孙的成长。中国有母亲文化的传统，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是靠一代代母亲的身教与言教传承下来的。

欧阳竟无先生赞扬诗人：“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能毗”。熊十力先生为诗人写的挽联，高度评价诗人的学行：“仁寿过古稀，好学好思宗往圣；懿德齐邹母，教儿教女导来英。”好学好思、教儿教女，足以概括诗人的一生。

君毅先生是长子，是表率，诗人表彰他对弟妹的影响，这又蕴含着对兄弟之道的弘扬。我因研究熊十力，向君毅先生的胞妹至中女士请教，见过面，又有书信往还，深知她为人的谦和，待人的真诚。原来不知至中老师也是诗人，读本书所附至中女士的《白云轩诗抄》，才知到她的诗也写得如此之好，灵动、隽永，才情并茂。她的《哭兄长》催人泪下，云：“启篋寻遗札，未读泪先垂。幽明永乖隔，痛绝吴水湄。畴昔哭吾母，今复哭吾兄。孰云仁者寿，天地终无情。”

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秦燕春女史为《思复堂遗诗》作了翔实周全的笺注，使得我们可以顺畅地读懂陈卓仙的遗诗，理解其意蕴。作者花了不少心血与功夫，尤其以女研究者的细腻，梳理、诠释了女诗人的诗文，评品其得失。燕春女史对诗、诗学与诗教有独特见地，在本书里详论了思复堂的“陶之意境”、“杜之性情”，可谓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确，**思复堂有传统宇宙观的素养，又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情怀，令人想起陶渊明的田园隐居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我以为，思复堂有一定成就，应当在现代诗歌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是《思复堂遗诗》的第一个单行本，作者不仅配了图文，作笺作注，附了资料，尤有导读在前，高屋建瓴，见解卓特，启发读者。我作为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者，**从本书看到的是儒家伦理、家教、母教、诗教在健全的现代人成长中的意义和价值，看到的是另一种生动活泼的，有生命成长和全人培养意义的新儒学史诗。**

是为序。

郭齐勇 戊戌年 2018 初秋于武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1lo\\_utuwX3BHWr4E8CAYQw](https://mp.weixin.qq.com/s/1lo_utuwX3BHWr4E8CAYQw)